

老南京

写照

LAO NANJIN XIEZHAO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K295.31/1

老南京写照

张遇 王娟 主编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JA581/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南京写照/王娟,张遇主编,-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
1991.1

ISBN 7-5396-1778-0

I. 老… II. ①王… ②张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
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6224 号

老南京写照

张遇 王娟 编

责任编辑:鲁书潮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安徽书刊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8.375

插页:2

字数:195,000

印数:5000

版次: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778-0/I·1658

定价:12.6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启 事

本书由王娟,张遇老师主编,由我社出版,经多方联系,已取得大部分作者的出版授权,但仍有部分作者,因种种原因,一时无法取得联系,我们在此致歉,并请上述作者见书后,速与本社联系,以便奉寄样书及稿酬。

谢谢合作!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1998年12月

老南京

目 录

金陵轶事	余 怀	1
南 京	朱自清	6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	俞平伯	12
金陵记游	钟敬文	20
白门秋柳	黄 裳	36
秦淮暮雨	倪貽德	45
秦淮河畔的除夕	司马迁	59
雨花台上看风筝	姚 颖	64
牛首山上沐春风	刘桢亭	68
在玄武湖畔	李金发	72
初游燕子矶	陈白尘	78
鸡鸣寺	忆明珠	82
梅园新村之行	郭沫若	87
南京下关	周作人	92
南京的骨董迷	方令孺	96
南京板鸭	张地义	99

老南京

目 录

104	南京解放的一天夜里	黄 钢
108	静海寺与南京条约	石三友
111	李鸿章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	史全生 张士杰
114	王安石与半山园	秋 潮
116	名动南京的柳敬亭	石三友
119	孔尚任与《桃花扇》	刘振华
124	柳如是	黄 裳
135	《红楼梦》与南京的关系	叶灵凤
139	扫叶楼居龚半千	佚 名
142	中山陵筹建经过	唐渭滨
146	杨仁山居士与金陵刻经处	石三友
149	含蓄蕴藏的明孝陵	石三友
152	煦 园	陈 植
156	故宫一脉明御河	石三友
159	临时大总统就任记	石三友
163	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	项德言

老南京

目 录

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宋美龄	居亦侨	168
李宗仁当选副总统	黄绍竑	173
续范亭剖腹明志	诸 伟	178
南京特别市长石瑛	文 史	181
徐志摩“飞天”	曹艳荣	184
陈布雷自杀	赵可新	193
汪精卫“三死”	绍 轩	204
周佛海公馆一瞥	朱宝琴 黄万荣	217
卫戍南京之经过	唐生智	223
远东国际军事法庭	梅汝璈	230
公审陈璧君	晓 菲	237
冈村宁次在南京	冷春熙	246
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	张兴中 朱 平	252
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	陈安吉	257

金陵轶事

[清]余 怀

闻之金陵父老云：“秦淮河房，向虽妓者所居，屈指不过几家，开宴延宾，亦不恒有；自十余年来：户户皆花，家家是玉，冶游遂无虚日。丙甲丁酉，夏间尤甚，由南门桥迄东水关，灯火游船，衔尾蟠旋，不睹寸澜；河亭上下，照耀如昼。诸名姬家广筵长席，日午至丙夜，座客常满，樽酒不空，大约一日之间，千金糜费，真风流之薮泽，烟月之作坊也。余游金陵，在庚辛之交，已不及见尔日繁华，名姝如朱素贞、刘大子辈，皆如石氏翫风，退为房老矣；而风月平康，今犹视昔，至五月初五、十三两日，游船之盛，正不减曩时也。

珠市地近内桥，已为市阛，旧院则废圃数十亩而已。中山东花园，仅存其名，故址不可复睹；迴光、鹫峰两寺，亦金碧剥落，香火阙如；至长板桥，尤泯没无迹，询之故老，漫指旷野中石桥以应，无从辨其是非。因诵“西风残照，杨柳弯腰”之曲，觉当时尚有秋水一泓，兹则尽成平陆，亦劫尘之小变也夫。

明初于聚宝、石城、西关诸处建“轻烟”、“澹粉”、“梅妍”、“柳翠”等十四楼，以聚四方宾客，凡缙绅宴集，皆用官妓，与唐宋不异。晏振之《金陵元夕诗》所云“花月春风十四楼”也；今诸楼皆废，遗址无存，长干里一带室户，亦尽成麀市。鸳湖朱竹垞先生

《秦淮舟中》诗云：“闻道秦淮乐未阑，小长干接大长干，桃根桃叶无消息，肠断东风日暮寒。”吾湖东林陈兰谷先生亦有诗云：“轻烟澹粉乱栖鸦，重过城南旧狭邪，不为东风贳美酒，怪渠吹尽六朝花。”

沉香街即钞库街，在贡院对河，——相传嘉兴项子京焚所制沉香床，香经四五日不散，因以名街。余谓章台中原少情种；然千金买笑，期月便忘，絮薄花浮，毋乃太甚。快哉项生！酒半抗声，裂衣槌床，一吐胸头恶气，足令此辈愧生颜变矣。乃街之名由此而传，则又妓之不幸，而街之深幸也夫！

桃叶渡，在青溪曲处。渡头坊表，金碧焕如。每当夕照西沉，酒舫喧阗与竞渡声相间，对岸为御河房，相传前明威武南巡，曾经驻蹕，水榭外垂柳千丝，拖烟漾月，暑窗徙倚，清风徐来，不待帷展紫绡，始消尘燠也。

丁字帘前，厥名旧矣。今利涉桥之西，水榭三间，最为轩翥，玉筋篆额，尚悬楣间；纵非当日故居，当亦相去不远，《桃花扇传奇》云：“桃根桃叶无人问，丁字帘前是断桥。”可证也。

秦淮游舫，不施窗幕，彼姝鲜乘舟者。竞渡则有楼船，进自水西门，净几纱窗，拂拭楚楚，名姬三五，载酒嬉游，帘影衣香，随风摇曳；余于辛丑夏五，犹及见之，嗣以当事者禁之而止。

端午龙舟，倾城游赏，极一时之盛矣。中元节为盂兰集福会，诸名姬家皆礼忏设斋，虔修佛事，好事者则于河流施放水灯，随波荧荧，颇堪寓目。至中秋前后夕，垒几为台，陈设香果，喧阗鼓吹，宴乐连宵；或踏月游嬉，逢桥打瓦，亦欢场韵事也。河亭徙倚，以永朝夕，不须倚翠偎红，自可嬉怡忘倦。余于今秋寓居王氏水榭，每晨起，盥栉初毕，即闻邻女教歌之声，风外悠扬，使人意远；至日亭午，游艇如梭，呈丝逞竹；入夜则灯光焕发，爆竹喧阗，间偕云阳校书掀帘凭眺，薰香啜茗，娓娓清言，几忘凉月之西

沉也。

市井方言，名姬不屑道；间有一二语，在章台间习闻之。如“这也不该提”，“那也不必了”是也。年来忽尚一少字，每询以事之隐讳者，辄矢口而答曰：“少。”余尝戏作集句曰：“这也不该提，那也不必了，白晳谁家郎？魂断一声少！”

“受郎珍惜只依知，难忘霞侵月满时，最是将归犹未忍，阿娘传语怪来迟。”此《疑雨集》中王次回赠左卿诗也。庚子八月十日余在江阴徐校书家，亦尝偶取其词以记事云：“受依珍惜感依痴，最是霞侵月满时，虚说并头莲子好，个中苦蕙只卿知。”

同乡沈子洁夫语余云：“长洲詹孝廉湘亭于今春应试白门，昵梁四养女磬儿，有《扇底新诗》六十首志其事。其友王铁夫赋《志梦诗》五十章和焉。磬故吴人，谋归吴以事詹，志未谐而卒。詹哀之，以三百金市其柩，归葬于虎阜再来亭之西隅。祁昌司铎沈蕙渔为谱《千金笑传奇》，付乐部。詹王两君诗册，暨《蕙渔传奇》，洁夫皆亲见之，能诵其略；惜余后至，未获一睹为憾。洁夫又云：“同时有赵药老与磬女弟荷儿狎，荷以马湘兰小影赠之，亦韵人也；兹已从良矣。吁！青溪不少名姝，何四条弦家独多佳话耶？”

有卖花马姬者，苏州人，住洞神宫前黑廊下。年四十余而寡，日于河房中送花为业，子媳二人，并工手工艺。所居前空屋两楹，尝供客馆。邻寓有陈生某，家本越中，浮踪白下，值岁除日，主人以生夙逋无偿，迫令他徙。生请以五日为期，意将迁延卒岁；而主人不可，发声征色，势且难缓须臾。生负气出门，进退无所，踟躕于利涉桥上，将为抱石之谋。适姬自桥南送花归来，见生倚栏子立，神气颓丧，迥异平时，疑而诘问，生若罔闻；屡叩之，答以无他，词色间转似憎姬饶舌者。姬益骇惑，强挽其袂以归，研询多时，始得其实。姬喟然曰：“子误矣！以子之貌，当亦非久

困者，何识短智浅，遽不欲生？妾虽贫，犹能为力，所负邻寓房膳若干金，即当代为措偿；今夕请子移寓妾居，度此残岁，来年俟有机缘，再图他适可也。”言已，便诣邻居，告以故，携取行李而返。生感其情，即为栖止；迨次年，生汲引乏人，仍无安砚之所，起居服食，皆仰给于姬。姬积久无倦容，亦无德色。偶有嘉肴名果，必先奉生，子及媳咸服事唯谨。嗣值生妻物故，子觅父来宁，姬知生无以为家，复百计张罗，为其子纳妇，即于邻左赁屋以居。生父子适馆攸宁，几忘旅人之困焉。后阅年余，生始就邗江一巡司幕席，挈之偕往，无多岁人，仅给饔飧，淮阴一饭之酬，尚将俟诸异日也。同时又有潘姬者，亦苏州人，有子三人，咸习梨园。伯仲并居河房，在文德桥之西。季子则家于白塔巷中，相踞里许，姬往来两地，日以为常。桥北有八角碑亭，乃去来必经之路。某岁除夕，姬自河榭归家，出门甫数武，见有儒衣冠者，投缯于亭角。疾呼家人解救获苏，时已昏暮，异归河亭。询其姓氏里居，则张生名某，籍隶浙西，亦缘赋闲多时，侨寓寿圣庵中，负西客百余金，岁暮莫偿，而客坐索不去，生不得已，谬以告贷他出；至此无之，遂自经焉。姬闻之笑曰：“原来不过百余金负欠耳！齷齪守钱奴，何逼人太甚耶？”立倾篋出金如数付偿西客，且送生归寓，劝慰良殷，改岁后复不时馈遗；已而生将就馆西江，依依惜别，姬誓不望报，敦促启行，迄今二十余年，音问不绝，如亲串焉。二事皆得之云间袁子继香所述，余于二姬犹及见之。一卖花，一鬻妓，曾不若寻常婆子耳。而济困扶危，各具一副侠肠，大为穷途生色，孰谓若辈中无人物耶？爰采入轶事以传之，且以风彼须眉，钻研钱孔，曾二姬之不若者。

《秦淮杂诗》，自渔洋山人后，作者如林，美不胜收。近时吾郡徐溥雨亭先生，著有竹枝十首，质而弗俚，逸而不纤，亦足以征前代之流风，志一时之韵事也。词云“何处春光景倍佳？烟花十

里旧秦淮，豪家日费千金赏，博得青楼一凤鞋。”“红妆结队斗铅华，高髻盘云堕鬓鸦，相与踏青联袂去，旧王府里看桃花。”“彩鹢飞凫取次过，游船如织疾于梭，翠屑不许人窥见，水榭帘遮艳影多。”“绣罢鸳鸯戏彩球，腰肢无力任勾留，生来少小风流惯，只解嬉春不解愁。”“茶蘼开罢绽红榴，底事秦淮作胜游，两岸河房添好景，石栏杆外竞龙舟。”“丁字帘前柳数行，晚凉浴罢换新装，娇喉齐唱《桃花扇》，谁似当年郑妥娘。”“梨园乐部夜相邀，活现风情未易描，留得怀宁余曲在，《春灯》《燕子》谱笙箫。”“不爱后湖十顷莲，偏爱访妓莫愁边，游人尽道城南好，万柳庄前系酒船。”“《水调》《伊梁》动客愁，渡头桃叶尚名楼，画船入夜笙歌沸，笑指星河看女牛。”“云鬓凤鬟插紫兰，香罗细葛怯轻寒，中秋踏月娇痴甚，惯会逢桥打瓦礫。”相传雨亭在金陵为人司织局，每吟诗与机声相和，所镌《客游草》中，又有《秦淮即事》诗云：“漫拟琼枝话六朝，轻烟澹粉已沉销，蝶香人去遗歌扇，桃叶春归冷洞箫；别院空传莺语滑，落花犹衬马蹄骄，长堤剩有多情柳，依旧丝丝绾画桡。”清丽芊绵，不亚新城绮制也。

《续板桥杂记》、《雪鸿小记》，并珠泉居士作。珠泉素居苕雪，久旅金陵，为戟门揖客，花晨月夕，喜作狭邪游，莫愁桃叶间，浪得狂名；游踪即倦，乃著是编，鸿爪雪泥，仿佛如在，挑灯展读，觉六朝余艳，犹有可寻，而当年余曼翁之所记，亦庶几一二见之。因忆予于道光丙午秋以应试侨寓白下，曾识任素琴校书，固此中翘楚而一时所称文探花也。索句题裙，分曹射覆，流连者匝月，迄今思之，恍如梦寐。呜呼！百年若瞬，为欢几何？后之视今，安知不犹今之视昔哉？戊寅浴佛会后二日淞北玉鲛生识于天南逖窟。

南 京

朱自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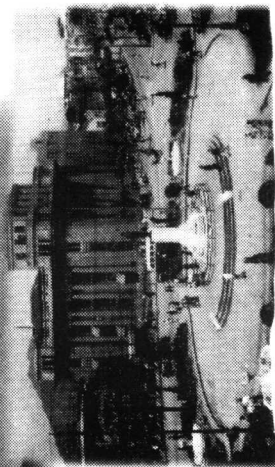
南京是值得留连的地方,虽然我只是来来去去,而且又都在夏天。也想夸说夸说,可惜知道的太少;现在所写的,只是一个旅行人的印象罢了。

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,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。你可以摩挲,可以凭吊,可以悠然遐想;想到六朝的兴废,王谢的风流,秦淮的艳迹。这些也许只是老调子,不过经过自家一番体贴,便不同了。所以我劝你上鸡鸣寺去,最好选一个微雨天或月夜。在朦胧里,才酝酿着那一缕幽幽的古味。你坐在一排明窗的豁蒙楼上,吃一碗茶,看面前苍然蜿蜒着的台城。台城外明净荒寒的玄武湖就像大涤子的画。豁蒙楼一排窗子安排得最有心思,让你看的一点不多,一点不少。寺后有一口灌园的井,可不是那陈后主和张丽华躲在一堆儿的“胭脂井”。那口胭脂井不在路边,得破费点工夫寻觅。井栏也不在井上;要看,得老远地上明故宫遗址的古物保存所去。

从寺后的园地,拣着路上台城;没有垛子,真像平台一样。踏在茸茸的草上,说不出的静。夏天白昼有成群的黑蝴蝶,在微风里飞;这些黑蝴蝶上下旋转地飞,远看像一根粗的圆柱子。城上可以望南京的每一角。这时候若有个熟悉历代形势的人,给



△南京的街道



△街道中的广场

你指点，隋兵是从这角进来的，湘军是从那角进来的，你可以想象异样装束的队伍，打着异样的旗帜，拿着异样的武器，汹汹涌涌地进来，远远仿佛还有哭喊之声。假如你记得一些金陵怀古的诗词，趁这时候暗诵几回，也可印证印证，许更能领略作者当日的情思。

从前可以从台城爬出去，在玄武湖边；若是月夜，两三个人，两三个零落的影子，歪歪斜斜地挪移下去，够多好。现在可不成了，得出寺，下山，绕着大弯儿出城。七八年前，湖里几乎长满了苇子，一味地荒寒，虽有好月光，也不大能照到水上；船又窄，又小，又漏，教人逛着愁着。这几年大不同了，一出城，看见湖，就有烟水苍茫之意；船也大多了，有藤椅子可以躺着。水中岸上都光光的；亏得湖里有五个洲子点缀着，不然便一览无余了。这里的水是白的，又有波澜，俨然长江大河的气势，与西湖的静绿不同，最宜于看月，一片空濛，无边无界。若在微醺之后，迎着小风，似睡非睡地躺在藤椅上，听着船底汨汨的波响与不知何方来的箫声，真会教你忘却身在哪里。五个洲子似乎都局促无可看，但长堤宛转相通，却值得走走。湖上的樱桃最出名。据说樱桃熟时，游人在树下现买，现摘，现吃，谈着笑着，多热闹的。

清凉山在一个角落里，似乎人迹不多。扫叶楼的安排与豁蒙楼相仿佛，但窗外的景象不同。这里是滴绿的山环抱着，山下一片滴绿的树；那绿色真是扑到人眉宇上来。若许我再用画来比，这怕像王石谷的手笔了。在豁蒙楼上不容易坐得久，你至少要上台城去看看。在扫叶楼上却不想走；窗外的光景好像满为这座楼而设，一上楼便什么都有了。夏天去确有一股“清凉”味。这里与豁蒙楼全有素面吃，又可口，又贱。

莫愁湖在华严庵里。湖不大，又不能泛舟，夏天却有荷花荷叶。临湖一带屋子，凭栏眺望，也颇有远情。莫愁小像，在胜棋

楼下，不知谁画的，大约不很古吧；但脸子开得秀逸之至，衣褶也柔活之至，大有“挥袖凌虚翔”的意思；若让我题，我将毫不踌躇地写上“仙乎仙乎”四字。另有石刻的画像，也在这里，想来许是那幅画所从出；但生气反而差得多。这里虽也临湖，因为屋子深，显得阴暗些；可是古色古香，阴暗得好。诗文联语当然多，只记得王湘绮的半联云：“莫轻他北地胭脂，看艇子初来，江南儿女无颜色。”气概很不错。所谓胜棋楼，相传是明太祖与徐达下棋，徐达胜了，太祖便赐给他这一所屋子。太祖那样人，居然也会做出这种雅事来了。左手临湖的小阁却敞亮得多，也敞亮得好。有曾国藩画像，忘记是谁横题着“江天小阁坐人豪”一句。我喜欢这个题句，“江天”与“坐人豪”，景象阔大，使得这屋子更加开朗起来。

秦淮河我已另有记。但那文里所说的情形，现在已大变了。从前读《桃花扇》《板桥杂记》一类书，颇有沧桑之感；现在想到自己十多年前身历的情形，怕也会有沧桑之感了。前年看见夫子庙前旧日的画舫，那样狼狈的样子，又在老万全酒栈看秦淮河水，差不多全黑了，加上巴掌大，透不出气的所谓秦淮小公园，简直有些厌恶，再别提做什么梦了。贡院原也在秦淮河上，现在早拆得只剩一点儿了。民国五年父亲带我去看过，已经荒凉不堪，号舍里草都长满了。父亲曾经办过江南闹差，熟悉考场的情形，说来头头是道。他说考生入场时，都有送场的，人很多，门口闹嚷嚷的。天不亮就点名，搜夹带。大家都归号。似乎直到晚上，头场题才出来，写在灯牌上，由号军扛着在各号里走。所谓“号”，就是一条狭长的胡同，两旁排列着号舍，口儿上写着什么天字号，地字号等等的。每一号舍之大，恰好容一个人坐着；从前人说是像轿子，真不错。几天里吃饭，睡觉，做文章，都在这轿子里；坐的伏的各有一块硬板，如是而已。官号稍好一些，是给

达官贵人的子弟预备的，但得补褂朝珠地入场，那时是夏秋之交，天还热，也够受的。父亲又说，乡试时场外有兵巡逻，防备通关节。场内也竖起黑幡，叫鬼魂们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；我听到这里，有点毛骨悚然。现在贡院已变成碎石路；在路上走的人，怕很少想起这些事情的了把？

明故宫只是一片瓦砾场，在斜阳里看，只感到李太白《忆秦娥》的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二语的妙。午门还残存着，遥遥直对洪武门的城楼，有万千气象。古物保存所便在这里，可惜规模太小，陈列得也无甚次序。明孝陵道上的石人石马，虽然残缺零乱，还可见泱泱大风；享殿并不巍峨，只陵下的隧道，阴森袭人，夏天在里面待着，凉风沁人肌骨。这陵大概是开国时草创的规模，所以简朴得很；比起长陵，差得真太远了。然而简朴得好。

雨花台的石子，人人皆知；但现在怕也捡不着什么了。那地方毫无可看。记得刘后村的诗云：“昔年讲师何处，在高台犹以‘雨花’名。有时宝向泥寻得，一片山无草敢生。”我所感的至多也只如此。还有，前些年南京枪决囚人都在雨花台下，所以洋车夫遇见别的车夫和他争先时，常说：“忙什么！赶雨花台去！”这和从前北京车夫说“赶菜市口儿”一样。现在时移势异，这种话渐渐听不见了。

燕子矶在长江里看，一片绝壁，危亭翼然，的确惊心动魄。但到了上边，逼窄污秽，毫无可以盘桓之处。燕山十二洞，去过三个。只三台洞层层折折，由幽入明，别有匠心，可是也年久失修了。

南京的新名胜，不用说，首推中山陵。中山陵全用青白两色，以象征青天白日，与帝王陵寝用红墙黄瓦的不同。假如红墙黄瓦有富贵气，那青琉璃瓦的享堂，青琉璃瓦的碑亭却有名贵气。从陵门上享堂，白石台阶不知多少级，但爬得够累的；然而